

他是文学评论家,是茅盾文学奖评选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;之前,他是国内权威文学杂志《人民文学》的主编,但最不愿回答关于文学期刊会不会完蛋的问题;最近,他被媒体狂轰滥炸追问莫言到“心烦”。

他是李敬泽。他在博客和微博的头图中随意地衔着半根烟,表情很名士派,让他看起来更像屌丝。10月20日,毛泽东文学院文学名家讲堂,他坐在湖南读者面前,开讲《文学之镜与灯》。他说,他喜欢有点“结巴”的东西,因为一个作家克服表达过程中的难度,最能体现他的张力和才华;而所有让人觉得正常、舒服、一点都没有困难的东西,是值得警惕的。

## 李敬泽印象记

# 说话像打过腹稿,文字却活泼机智风致迷人



10月20日,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毛泽东文学院“文学名家讲堂”主讲《文学之镜与灯》。  
记者 范远志 摄

### 李敬泽讲座精彩语录

◎微博无法做出专注的、整体性的思考。正如狐狸多智,刺猬大智,而我们过于像狐狸,就是过于多智,但少大智。

◎要防止审美上的打滑和空转。那些让你觉得如此正常、舒服、一点都没有困难的东西,恰恰是值得警惕的。我喜欢有点结巴的东西,不是说语言不流畅,而是内在思想和情感上。你能感觉到这个作者有许多话要说,他在努力寻找语言来说;你能感觉到他在寻找和表达过程中遇到的难度,以及他在克服这种难度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张力。

◎在我看来,说好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是比批评更难的事情。有些好话有高难度。

◎文学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提供消费性的愉悦。在我看来,标准或许要反过来,就是: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,是否向你提出了你必须在理智和情感上都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。在我看来,文学更高的志向是,文学如何应对这个世界,以及在应对这个世界时为我们提供有利的精神资源。

◎相比自然科学,只有文学要不断回到“1+1”的常识性问题上,即文学是什么。很多人在谈到文学时都有一种可敬的激情,他们都希望在自己或别人的作品中,能看到很正确的人生和世界图景。但我认为,文学是关于人类之错误的一种艺术,文学、特别是小说,一定是关于人类特别“不靠谱”的一种想象。我们的生活,一定是按照“可行性”来进行的,而文学是一种关于“可能性”的东西。

◎从古至今,那些真正感动我们、让我们为之向往的小说,一定是关于人如何脱轨、如何滑入深渊、如何走向荒野、如何开始某一项冒险的故事。如果一个读者带着花岗岩的脑袋,对于任何可能性都予以拒绝,就别读小说。小说一定是秩序有点乱的。同样,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也要思考,是否真的在某一个方向、层面和角度上,试着打开了人类精神的某种可能性。

◎如果人类永远陷在眼下的生活里,每个人都铁一样地受限于他铁一样的现实,我想,人类的精神会枯竭,即使我们的GDP发展得再快,我们的生活也会无聊死。人类还需要一种“可能性”的方向和延展,虽然这种可能性常常意味着危险、冒犯性,甚至是现实中不能接受和容纳的。

◎如果说文学是灯,它一定在很大程度上照亮着人类精神可能性的区域,照亮着我们对它的探索;如果说文学是镜,我认为它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如此真实地反映生活表象。就像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所说:事物不是只有真和假,它常常是既真又假。

◎本雅明特别喜欢早期的摄影,那些黑白片,他用了一个词,叫“灵氛”。你能感觉到这些照片绝不仅仅只是机器的产物,不只是传达了人的形象,它还有一些微妙的、复杂的东西。就是说,即使是在机械时代,人的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简单。

◎作品的价值绝不只是真实的映照。作家会给现实一种语调、一种色彩、一种风格上的微妙的修改。即使再微妙的修改,作家也是给现实做了审美上的重新创造,把现实的焦点进行了重新调整。就像莫言早期的小说里,天气永远灿烂,阳光永远猛烈,人的视觉、瞳孔永远处于放大状态。这是一个已经经过了重大调整的世界。

### 关于语言——

旧瓶装不了新酒,当现代经验溢出了文言文的表达限度

读李敬泽的《小春秋》,每每被他嬉笑怒骂逗得乐不可支。如此极尽暗讽之能事,我猜他是个严厉苛刻愤世嫉俗的家伙。

10月20日,毛泽东文学院,眼前的李敬泽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:语调沉缓,措辞清简,常用“很大程度上”这样有商量余地的口气。

他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颇有反差:文字活泼机智风致迷人处处机锋,就像搬着小板凳坐在你面前把所有经典都随意调侃一遍;而说话反而更像写字,似乎每一句都打过腹稿。

### 关于莫言——

“他的语言革命性意义非常大,他通过语言打开了我们的感官”

每年这个时候,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为国内媒体消费的重要主题,以前没得奖如此,今年得奖同样如此,因为得奖和没得奖,都是极好的口水话题。

“医学、化学这些懂的人少,话题门槛和情感门槛都很高。而文学不一样,似乎人人都有发言权,谁该得谁不该得人人都可以投入情感。”在媒体争先恐后一顿狂轰滥炸之后,李敬泽觉得,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关心一下为什么还拿不到一个科学奖。“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在科学和经济学上投入的资源要比文学多得多,而且科学还有

### 关于专访——

文学是关于人类精神可能性的方向和延展

讲座结束后,李敬泽抽空接受了我的专访。小茶室里,水运宪、王跃文一起围坐在小茶几旁。我正觉得备感压力,李敬泽就站起来微笑着挥挥手:“我们到那边去吧,别在他们的注视下采访咯。”

他既不是话唠,不会咄咄逼人,又不是不善言辞,不存在冷场。我没听清的词汇,他会写在本子上跟我细细解释。采访结束后,他主动在我本子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,告诉我,因为时间仓促,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他。

我曾写过一段话:“如果我是一个词,我要做名词。如果可以是一个字,我不要做一个词。做一个可以拿去但保留独立意义的偏旁,也很好。或者只是起笔,决定朝

有人这样评价《小春秋》:既深得文化传统之真趣味,又切中当下时代之极痒处。而对于语言的进化变更,李敬泽却认为,旧瓶装不了新酒,现代经验溢出了文言文的表达限度,“现在大家在那儿替文言文哭丧,不过是‘发思古之幽情’,而且他还是用白话文哭。”

语言的更替和公共化,他认为是“自然而然”的事。但他的微博数仅13条,其中包括“在承德,买缅甸一串”、“加入二排五班,现吃饭去也”以及“不支持字符”。

“在微博上都把话讲完了,你还能说些什么呢?”他说。

相对更客观的评判标准,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都不能站到世界的前沿?我觉得这比中国人得不得文学奖更值得我们思考。”

讲座上,他坦言,已经被记者问烦了关于莫言的问题。在被媒体追着狂轰滥炸之后,他开玩笑“谁要再问我莫言我跟谁急”,但是,整个讲座,他依然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莫言,“很多年前我就说过,莫言是我们当代很重要的一位作家,他的语言革命性意义非常大,他通过语言打开了我们的感官。我的评价不会因为他得不得奖而改变。”

向依然无限可能。”而李敬泽的“文学是关于人类特别‘不靠谱’的一种想象”的说法,对于我来说,简直是当天整场讲座和谈话中,最具煽动性的话语。

“文学是关于人类之错误的一种艺术。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定是按照‘可行性’来进行的,而文学是一种关于‘可能性’的东西。”我喜欢这样的解释。

谈到李敬泽新书《平心》,他说,平心静气、平心而论、平常心,都是做不到的,心向往之。仿佛面对生活的纵横曲折,他早已看淡。

“哪个作家敢说自己的作品比生活更大呢?上帝的创造永远大于我们的创造。” ■记者 李婷婷